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法] 萨洛特 著



Nathalie Sarraute

Le planétarium

天象馆

罗嘉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柳鸣九 主编

Nathalie Sarraut

[法] 萨洛特 著

Le planétarium

天象馆

罗嘉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象馆/(法)萨洛特(Sarraute, N.)著;罗嘉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4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ISBN 978-7-5327-5997-2

I. ①天… II. ①萨…②罗…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1959号

Nathalie Sarraute

Le planétarium

Copyright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59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0-750号

天象馆 [法]萨洛特 著 罗嘉美 译

责任编辑/冯涛 装帧设计/小阳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58,000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5327-5997-2/I·3557

定价:36.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享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7602918

.....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轮廓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总序——

.....

柳鸣九

时至今日，二十世纪已经落幕十年，对于法国这样一个世界文学版图中堪称数一数二大国的世纪文学，早已很有必要进行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梳理与译介，我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惨淡经营多年，总算做成了F·20丛书七十种。这套书出版后，深得读书界、文化界的重视与喜爱，特别得到了文学创作界的青睐，近年来，国内就有多位著名作家曾向我垂询这套书的“下落”，听说，还有不少法兰西文学之友为了搜全这套绝版书而不惜花高价去淘书……所有这些似乎表明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需求。

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卓越的文学品味与巨大的社会文化积累热情，决定在F·20丛书的基础上，推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值此“译丛”问世之际，兹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轮廓与发展，提供一个简要的勾画与说明，权作为“译丛”的总序。

首先是关于开篇问题。文学史上的“开篇”绝不可能是指最初的一些时辰或最初几个年月，它往往以数年计、十年计，其实就是指文学的初期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开篇

与前几个世纪文学的开篇颇不一样，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每个世纪文学的开篇基本上都是一元的，甚至在整个一个世纪，都是由一元化的文学居绝对优势地位，如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文学，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十八世纪的启蒙文学，而十九世纪也是由浪漫主义占有了几乎半个世纪的优势。二十世纪文学不同，从其初期开始，就显示出了多元化的格局：之一，现实主义——自然挟十九世纪后期强大的声势，到这个世纪强盛不衰，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过，就推出了震撼世界的名著，巴比塞的《火线》；之二，人文主义传统在法国本就根深蒂固，进入二十世纪就长出了纪德这一具有强旺生命力的参天大树，而罗曼·罗兰则实际上以其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为法国文学赢得了较早的一份诺贝尔奖的荣耀；之三，现代主义的新潮继象征主义诗歌之后，也发展提升到了新的层面与新的阶段，阿波利奈尔与克洛岱尔都是显赫的弄潮人物。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最初的十年期间，构成了真正百花齐放的盛况，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多源头、多元化的发展定下基本格局。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进入二三十年代，在多元化开局的基础上，开始呈现出了全面的繁荣。其中最令人瞩目的重大文学现象就是小说中心理现实主义质的新发展与心理现代主义的登台展现，前者的重量级的代表人物是莫里亚克，后者辉煌的创业者是普鲁斯特，他们的文学创作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划时代意义，构成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第一流的实绩成就，早已获得广泛的世界声誉。而在他们之后，继续沿着心理现代主义道路探索前行的，又有娜塔丽·萨洛特，前呼后应，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脉络，而萨洛特又由于其长期以来心理小说实验的新潮性而到二战之后又被

划入了“新小说派”的行列。

自二三十年代起，从人文主义传统中，继纪德、罗曼·罗兰之后，又陆续不断涌出一批杰出的传承者，虽然他们都基本上散发出传统人文精神的气息，但在二十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却各有不同的观察、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思考，并以出色的文学创作丰富了这种久远但生命力极为强旺的精神：有的咀嚼古老经典的历史文化并有全新的体验与创见，如尤瑟纳尔，有的以新人文学者的辨析态度审视人生，如莫洛亚；有的在二十世纪人类大大开拓了空间活动的时代，抒写那种空前的“凌绝顶”的新感受，如圣爱克苏贝里；有的在宗教意识形态的框架里，对灵魂与信仰进行了有心理深度的思索，如贝尔纳诺斯；有的在田园牧歌的旧瓶中，装进了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超前性的“新酒”，如吉奥诺；有的承继了卢梭主义并将“绿色崇拜”发展到了极致，如巴赞；有的对二十世纪人常有的那文化上的“双重从属”、“双重依恋”、“双重游离”有了复杂表述，如特洛亚，等等。当然，这些作家各自身上的亮点，往往并不止一个，不止一方面，他们前者呼，后者应，从世纪之初到世纪之末络绎不绝，颇成声势，他们都享用着人类文化天空中这一股长存的人文浩气，有力而优美地搏动着这一股浩气，而他们所采取的艺术形式与艺术方法又往往是古典而雅致的，因此，他们所开阔的一大片文学天空，在法国二十世纪也许算得上是较为清新、健康、纯净的天空。

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要算是声势浩大、旗帜鲜明的一股潮流了，这个世纪的自然主义文学虽然没有左拉式的大家与《卢贡-马卡尔家族》式的巨著，但有龚古尔学院这样

一个长存的组织与龚古尔文学奖这样一个持久的机制，这个组织像是把信众聚集在一起的教堂，这个机制像永远飘扬的一面旗帜，它们激励着自然主义倾向的文学不断发展并保持它在当代法国文学中的强势的存在，从上个世纪初直到今天，每年一度的龚古尔文学奖的颁布一直是文学界的盛事，因此，法国二十世纪凡具有写实倾向的小说佳作，几乎很少不出自龚古尔文学奖，甚至有不止一个倾向颇不相同的作家也曾被列入它的行列，如普鲁斯特与马尔罗，颇显其广容性，但不可否认，写实的艺术风格仍是这一类文学最基本的特征，而时至今日，从这一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佳作名著的数量已经不胜枚举，不断有文学新秀输入其新鲜血液。“译丛”中将涉及的只是一小部分代表作而已，这反映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一直是法国文学中信众最多、参与者最多的文学潮流，因为，人们对文学更为普遍的期待毕竟是认识世界、认识生活与认识人性，而且径直摹写现实也是文学中相对便捷的一条道路。

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与社会政治关系紧密的是抵抗文学与左翼文学。在三十年代后期，随着法西斯势力在欧洲兴起，法国就产生了反法西斯文学，马尔罗的名作《希望》就是一例，到了四十年代，法国被德国纳粹占领，更产生了抵抗文学。从十九世纪后期普法战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人在实战中都是一败涂地，面对敌人从来都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倒是在文学中，却从不缺乏民族抵抗，这就是反映二战题材的抵抗文学，其中有些佳作在战后问世后，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或其他文学奖，如居尔蒂斯、加斯卡尔、梅尔勒莱的作品，构成法国文学的一大实绩，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同类文学相比，要算成就较为突出了。由于

从事这类作品写作的作家有些是共产党员作家或左倾作家，如阿拉贡、特丽奥莱，有的本来置身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潮流中，如居尔蒂斯，有的是并非以文学为终身事业的，如创作了抵抗文学经典名著《海的沉默》的维尔高尔，因而，抵抗文学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类别，在作家队伍的构成上，往往与其他类别存在着较多的重叠。

左翼文学是直接与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连，甚至具有某种程度同一性的文学，特别在二战后，这种文学依托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背景，曾经显得声势特别浩大，它拥有自己的作家队伍，拥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纲领与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一时颇具强大的号召力，除了像阿拉贡这样的耆宿外，原有的文学领域中亦不乏有才之士加入法共，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强制束缚，这股潮流中相当长一个时期里的大量文学作品，能经受时间考验具有艺术生命力的，至今已寥寥无几，作为这股文学潮流的中流砥柱的阿拉贡得到公认的一部作品竟是他后期转向，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圣周风雨录》，而党内的路线斗争又伤害了一些有才能有个性作家，如罗歇·瓦扬与杜拉斯都曾受到开除出党的处分。及至五六十年代，由于前苏联一连串对东欧的干涉入侵，法共在国内的声望锐降，大批知识分子纷纷退党，左翼文学到七八十年代已经是销声匿迹了，最后只成为了法国文学史上最显赫一时，但却没有多少文学实业值得回味的一种文学。

从二三十年代到四五十年代，马尔罗、萨特、加缪的相继出现与成功，是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头等大事，构成了当代法兰西精神文化的辉煌，他们每一个人都具有非凡的个性魅力与厚重的文学

业绩。马尔罗从个人冒险家到传奇的反法西斯英雄再到享誉世界的政治家，以他革命题材的小说与卷帙浩繁的艺术史论著而令举世瞩目，萨特从一个书斋思想者到介入文学的作家到社会斗士，以其思想深刻的论著与介入文学的作品而拥有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了一代宗师，加缪从来既是一个严肃的思想者，也是一个长期从事过社会实践、具有坚苦卓绝品格的斗士，以其深刻大气具有悲怆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上升到了世界文学的顶峰。

法国当代文学中这三个巨人，虽然各有不同的特色与风采，但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把哲理带给了文学，或者说用文学艺术的经典形式表述了深邃而有亲和力的哲理。这是法国文化人的崇尚与强项，是法国文学传统中一个闪光的高峰，而这三个哲人之所以在全世界范围里具有如此大、如此深远的影响，则是因为他们都紧紧把握着人类的状况、人类的存在条件、人类面对的挑战这样一系列带普遍性与根本性的问题，在哲理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各自提出了富有启迪与召唤意义的宣示，即马尔罗的越超论，萨特的自我选择论与加缪的反抗荒诞论，对于千千万万有文化教养、爱思索的人群来说，都是一道道精神灵光。就这三个巨人的共同特点而言，似乎他们共同组成“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伟大哲人”的一章就可以了，但他们各自的内容丰富，业绩厚重，足以分别构成整整三章，人们难以想象，如果缺了这三章，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会是什么样子。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曾引起了全世界热烈的关注、研究与探讨的另一大片新奇风光，是小说艺术中的新实验，即通称的“新小说”。它基本上是二战后五十年代发轫流行的文学现象，但经常也把

早在三十年代即已进行此种新实验的娜塔丽·萨洛特也算上，在六七十年代声势正隆，其主要的作家罗伯-葛利叶、布托、娜塔丽·萨洛特与克洛德·西蒙均有不俗的创作业绩，到八十年代，其势头渐弱，但二三十年的流行时期，对于这个流派来说就足够在世界范围里造成声势、奠定地位了。由于这个流派在小说的叙述方式、叙述结构上、在对人隐秘心理活动的描写方式上，都对传统的小说艺术有了极大的突破与超越，似乎在二十世纪文学仍以书本与语言文字为传达工具的条件下，一切前卫的小说形式都已经运用到了极致的程度，很少再留下超前运作的空间，加以，这个小说流派的主要作家，几乎都无一不有相当数量的理论文字，对小说艺术的新实验作出了深入的阐述，因此，整个这个流派也就成为欧美文艺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并且以它为基础平台之一，操演起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体系。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克洛德·西蒙，标志着国际上对这个文学流派的认同与“盖棺定论”，也标志着作为一个流派的“善始善终”、“功德圆满”，当然，它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所留下的辙痕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是在一个句号之后，仍将有零星的后继者走这条道路。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如索莱斯的《女人们》(1983)就是一例。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最后一个具有流派意义的重大文学现象，在我看来，就是新寓言派，早在八十年代末，我个人就曾明确预测，“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法国文学不会再有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流派了，本世纪的文学将以新寓言派作结”。当然，这里所说的“流派”，只不过是某种创作倾向的相似或相近，由于时代条件不同，二十世纪文学中愈来愈不再存在过去那种具有“结社”性质的流

派，而新寓言派只不过是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出现的一批创作倾向有相似之处的作家而已，其中，最为出色、最为著名的有米歇尔·图尔尼埃、勒·克莱齐奥与莫狄亚诺等，而说他们有相似处，就是因为他们都力图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某种哲理寓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都是在为自己精彩而凝练的哲理找到最贴切、最恰当的现实生活形态与艺术表现方式，他们之所以在法国上个世纪的文学中光辉四射，就在于他们以语言的艺术达到了上述两个方面完美的结合，既在思想上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强烈启迪，又在艺术上提供给人以经典文学的美感，如果说新寓言派的作家与马尔罗、萨特、加缪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上述三位哲人都致力于表述各自独特的中心哲理并力图围绕这个中心建立自己的论说体系，而新寓言派作家则是致力于表现各自色彩纷呈的生活智慧与独特寓意。但不论怎样，新寓言派也再一次证明，在法国文学里一直存在一种永恒的动力，那就是对思想内涵，对隽永哲理，对精神力量的执着追求。

法兰西是一个崇尚个性自由的民族，法国文学遵奉的最高准则是追求创作个性的自由。由此，世界上大多数新的思潮流派、新的艺术风格往往都发源于斯。法国文学领域从来都是各种风格纷竞自由的天地，尤其到了更适于个性化发展的二十世纪，更是如此。因此，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中，卓尔不群、独来独往的才人比比皆是，对于文学史而言，虽然总有分门别类、归纳概括的需要，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难以归类的作家为数实在很多，他们之所以难以归类就在于他们创作个性的独特与张扬，而这，倒又成为了他们的共同点，特别是他们都把自我个性，自我精神，自我状态张扬而毫无反顾地升华为文学这样一个特色，从拉迪盖、塞利纳、柯莱特，到让·热内、杜拉斯、萨冈，哪一位的作品中没有一个是极为张扬的

大写特写的“我”字？这倒使我们有可能在这里姑且把他们统称为“自我个性张扬的才人”。

文学史上的任何归纳都是相对的，由于作家作品都很复杂，具有多种成分与多元基因，往往也就是不止一重从属性，我以上所作的一些粗略的概括归纳、分门别类，仅仅是为了给读者提供参考，便于他们进行梳理与研究。

2010 年 4 月

· 译本序 ·

娜塔丽·萨洛特与心理现代主义

柳鸣九

这是一本奇书，不仅在法国当代文学中甚为奇特，而且在 20 世纪整个西方文学中亦甚为奇特，它的奇特在于它的独具一格的现代性。

二十五年前，当我在译介与研究法国文学的道路上起步不久的时候，曾经译出了其中的一章作为法国当代先锋派文学的一个样品，发表在一家刊物上。今天，在编“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的时候，我又深感如果缺了它，就会如同《水浒》一百零八条好汉中间缺了某一怪杰，会造成“丛书”的不完整性，故约请罗嘉美同志译出。虽然我知道，这部作品的现代性会使一般的读者很不习惯，它肯定不会给人带来通常读小说的那种消遣性的愉快，而只会给那些对文学现象有研究兴趣的人们带来一个探讨的课题，因为这部小说出自一位以其独特的实验性的小说艺术在法国 20 世纪文学史上奠定了令人瞩目的地位的作家之手，它已经被法国文学界公认为法国当代一个强大的新派文学潮流的一部重要代表作，这个文学界的眼光与鉴定是值得信赖的，它的承认基本上能使得一部又一部法国作品获得世界性的声誉。

法兰西是一个崇尚独创性的国家，对文学艺术尤为如此，凡具有独创性、另辟蹊径的作家，总要比那些即使技艺纯熟但却是承袭

了既定的创作法规与艺术方式、重蹈了前人道路的作家，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赞赏。娜塔丽·萨洛特的成功就在于她的独创性。在独创性这个词在艺术部类中已经广泛运用、似乎到了无人不用的普及化程度的今天，有必要指出，独创性也有它的层次深浅。娜塔丽·萨洛特的独创性可不是那种普及化了的“独创性”，个别方面的独创性，局部表现方式上的独创性，遣词造句等微枝末节上的独创性，而是涉及文学的根本观念、文学的传统形式与基本要素的独创性，一种深层次的、因而又非常鲜明突出甚至触目惊心的独创性。

事情还是从头讲起。她几乎与本世纪同龄，1902年生于俄国，而今八十九岁仍然健在。两岁的时候，她随父亲来到法国，从此一直在巴黎长大、求学、生活，也曾游学过英国的牛津。她学的是法律，年轻时从事过律师的职业，很早就结了婚，是一个家庭的主妇、三个女儿的母亲，这很可能就是她没有在律师的职业上继续发展下去的原因，但家庭主妇的生活，却并不妨碍她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她喜爱文学由来已久，在文学这个浩瀚的大海中，是什么对她起了导航的作用？“我是在1924年读了普鲁斯特的作品，以后，1926年、1927年又读了伍尔夫与乔伊斯的作品，他们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使我发现了自己。”^①普鲁斯特、伍尔夫、乔伊斯这三个名字，意味着20世纪文学的一股新潮，代表着本世纪欧洲文学中第一次心理现代主义的高峰。娜塔丽·萨洛特受到了新潮的感染，也投身于这一股潮流，致力于心理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并力求在其中“找到我自己的道路”^②。她于1932年开始写她的第一本小说，这

① 请见拙著《巴黎对话录》第152页。湖南出版社，1983年。

② 请见拙著《巴黎对话录》第153页。

部作品到1939年才出版，这就是特殊心态描写的小说《向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她于1947年写出了第二部小说《陌生人肖像》，萨特为此书写了一篇著名的序言，他从这部小说里发现了古代小说“正在进行自我反思”，他概括出当代小说的“反小说”的性质：“反小说保存了小说的外貌与轮廓……但是，小说自己否定了自己。”^①毫无疑问，在萨特看来，娜塔丽·萨洛特的小说就是这样一种新式的“反小说”，它作为一种心理小说，从艺术表现上来说，“探索出了一种技巧，比心理学更能从人的存在本身获致人的真实性”^②，而从心理内容上来说，则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即特殊的神经原始本能的“原生物”式的心态活动领域。这一部小说与萨特的这篇序，本来未尝不足以引发出一场先锋派小说艺术的运动，可惜却未得到多大的反响。显然，还缺少时势。于是娜塔丽·萨洛特在“小说自我反思”的道路上孤独前行。1950年，她把自己对小说的反思写成了著名的论文《怀疑的时代》，对传统的小说形式与表现方式以及其人物描写、故事情节等，提出了一连串带根本性的质疑与挑战：巴尔扎克式的小说传统是否有助于读者获得“可靠的真实性”？能否满足现代读者对真实性的兴趣与需求？传统小说对生活外表、人物外表无微不至的描写是有助于读者与作者的认同还是会导致读者对作者的戒备？传统小说中虚构的故事情节会使人物栩栩如生还是会使人物的“像木乃伊一样死硬僵化”？现代小说是否可以把人物写得既无外貌、姓名也无个性，而致力于开拓其无限丰富的

① 萨特：《〈陌生人肖像〉序言》，《陌生人肖像》第11页、第15页。巴黎，伽利玛出版社。

② 同上。

内心独白与无意识的心理领域？传统小说中那种无人称的叙述角度是否能使读者信服？是否有助于揭示人的心理真实？等等，等等。同样，这一篇充满了根本性怀疑的理论文章，本来也足以构成一次新文学运动的宣言，然而，它也未能达到这种效果，也许是萨洛特时运不济，也许是因为她没有进行为掀起一次文学运动所经常需要的一些“文学活动”。

直到1953年以后，法国文坛上来了一匹活跃的“黑马”——罗伯-葛利叶，他接连发表了两部与传统小说迥然不同的小说《橡皮》与《窥视者》，1956年后又接连发表了两篇向传统小说提出根本挑战的理论文章：《未来小说的道路》与《自然、人道主义、悲剧》，再加上他的一些“文学活动”。从这时起，文学中的新的小说实验与新形式的小说之存在，才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于是，人们才回想起萨洛特从30年代以来的所作所为；于是，人们把50年代那些也在进行新小说创作实验的米歇尔·布托、克洛德·西蒙等等都一起算上，把这股力量视为文学中的新潮，视为小说中的先锋派，把他们的作品称之为“新小说”，或者启用萨特第一次评论娜塔丽·萨洛特的作品时所创造的那个术语，称之为“反小说”；于是，这批具有反传统的共同倾向的文人被装进了一个口袋，得到了“新小说派”的称号，虽然他们的创作特色又各有不同。在这个流派中，公认的擎大旗者，是罗伯-葛利叶，而娜塔丽·萨洛特则由于她所走过的道路而得了先行者的独特地位。

法国“新小说”派是在反传统的共同倾向的多元创作风格的一种组合，娜塔丽·萨洛特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员，她不像罗伯-葛利叶那样致力于文学中的“物主义”，力图滤除客观物的存在图景中的人为色彩，她不像米歇尔·布托那样多方面地试验其百科全书式的

新小说技巧，她也不像克洛德·西蒙那样在分解性的文学图景中追求绘画的效果，她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专注于对人的心态作她独具特色的探测与展现，不论是在她第一本小说《向性》中，还是在后来为数不多的几本小说：《陌生人肖像》（1948）、《马特洛》（1953）、《天象馆》（1959）、《金果》（1963）、《生与死之间》（1968）中，都是如此，而且，她是从真实而深刻地描写人的心态的需要出发，才在《怀疑的时代》、《对话与潜对话》等等一系列著名文论中向传统文学提出带根本性质的质疑与挑战，进而以她那种对人类心理特殊的观察方法与展现方法为中心，建立起反传统文学的创作论思想体系。她，从创作到理论，贯穿一线，浑然一体，自成一家，这样，她就在“新小说”派中鲜明地突出了自己的特色。如果说，她以反传统文学的老资格与她早已制作了新形式的小说作品而在战后法国最大的现代派文学“新小说”中占有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她对人类心态的特殊描写所具有的意义，就不仅限于“新小说”派的范围，而且在整个西方心理小说发展史上也是不可忽视的了。我们只有把她放在西方心理小说发展过程的背景上，才能充分说明她的独创性以及她这种独创性的文学价值。

在某种意义上，法国小说的进程是西方小说发展的一个缩影，就心理小说而言，不论是古典的心理小说还是现代心理小说，法国都要算是一个“故乡”，一个“摇篮”。毋庸置疑，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是古已有之的事，但有心理描写的小说并不就是心理小说，由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发展为心理小说这一过程，在人类文学史上竟长达好几个世纪之久，直到17世纪，法国才出现了第一部具备完整形态